

# 省委 行动



重庆出版社

SHENGWEIXINGDONG

一部反腐打黑  
的精彩小说

冉曙光 著

正义与邪恶  
的较量

# 省委 行动

SHENGWEIXINGDONG

正义与邪恶  
的较量

冉曙光 著

 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省委行动/冉曙光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366-6570-9

I. 省... II. 冉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0671 号

## 省委行动

冉曙光 著

---

责任编辑 罗玉平

封面设计 邵大维
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联系电话:023—68894985

购书热线:023—68819709 68809452

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

字数 275 千 插页 2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5366-6570-9/I·1178

定价:23.80 元

# 省委行动

冉曙光 著

重庆出版社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阳春三月血 >> 1
- 第二章 雾里看风花 >> 47
- 第三章 夜闯龙虎潭 >> 89
- 第四章 冤家狭路逢 >> 131
- 第五章 红黑大斗法 >> 171
- 第六章 众叛亲离时 >> 211
- 第七章 拨开迷雾云 >> 251
- 第八章 峰回路转日 >> 285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时 >> 327
- 第十章 善恶终归结 >> 363

# 省委行动

之

## 第一章 阳春三月血



·1·

南国<sup>南</sup>国之春，一派阳光明媚。春光和煦的大地上，草木苍翠、花香鸟语。冬去春来，大自然复苏，春意盎然，万物重抖精神，透出勃勃生机。

每逢春季，地处南国金江市郊的植物生态园便成了市民游玩的好去处。阳春三月的生态园一片青翠嫩绿，散发出清新鲜活的气息。

植物生态园西侧是一片桃树林。这里，桃花盛开，在翠绿的树丛中一片鲜红艳丽。

夕阳西下，余霞淡去，园中游人差不多都已乘兴踏归，四处又渐渐恢复宁静——显然此刻已是闭园休息的时候了。

桃林深处却仍有一对男女相依相偎地坐在草地上，亲吻与拥抱还在交替地进行着。他们似乎没有一点离去的意思。

女孩喘着粗气骤然推开男人，那忘情急促的亲吻已使她满脸涨红，透不过气来。“我们也该回去啦，不然，你会一口吞下我的，看你这副贪婪的样子就令人害怕和恶心。”



“小宝贝，今晚我们就呆在这儿。你看多么美的桃花，多么美的晚霞啊，何必要匆匆离开呢？”

“哼，你想得美，我才不愿和你呆在这儿呢，只想占人家的便宜。”女孩说着站起身来，用手理了理她那已是蓬乱的秀发，两眼闪烁着惊恐而又愤慨的光芒。在她眼里，身边这人不再是索钱的客人，而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禽兽。

男人搂着她的腰，将脸紧紧地贴在女孩的胸前。“求你别走好吗？你没见我已将露宿的东西全都带来了，别让我扫兴。”他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与刚才那神气十足的样子，判若两人。

“你就只顾自己，没替我想想，一夜不回去，家里人准会急死的。你也太自私啦。”女孩将衣扣重新扣好，从地上拾起手袋，一副要马上离开的样子。

男人露出不高兴的神情，仍紧紧地搂着女孩不放。“如答应我，你想要啥，我就给你啥。”

女孩用手贴在他的胸口说：“我要你的心你能给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今晚不离开这桃树林。”

“哼，你这花花公子，就会许愿。凭你这油腔滑调的样子就知道你引诱过多少女人上当，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啰？”

“喂，事前不是说好陪你玩一天就给我三百块钱的嘛，怎么不算数啦！快给我钱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只要你陪我在这儿呆一夜，明早给你一千块。”

女孩摇摇头，秀丽的脸庞显露出毫不动摇的神情来。



她推开男人的双臂，一双水灵灵、圆溜溜的大眼瞥了对方一下，随即又移开了。

林子里还是那么静，四处一个人也没有，这倒是对方放肆的好机会。男人两只色迷迷的眼睛，贪婪地盯着她刚脱去冬装只套着一件衣衫而袒露的酥胸，此时他觉得她显得是那么的性感和迷人。她全身如同这桃树林一样散发出沁人的馨香，简直能将他醉个七死八活的。如果今天轻易地放了她，岂不是到口的美食就飞走了，这怎能叫他甘心。

“喂，你还呆着干啥，快给我钱啦，回去晚了老板会生气的。”女孩不耐烦地嚷着，看来她已决定离开这儿，没有一点商量余地。

男人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衣兜说：“不就是钱嘛，我有的是，今天我要包下你，天大的事由我承担，行了吧？放心留下来陪我，如果让我玩开心了，明天我会加倍给你小费。”

“不行，我的原则是只陪客人玩儿，不过夜。如你想在这儿过夜，我回去另外叫一个人来。”女孩不依不饶，毫不让步。

男人根本没把她的原则放在眼里，他朝女孩冷冷地笑了一下，那种带有淫邪的笑脸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。他拉过女孩又紧紧地搂住她，笑道：“你别给我假正经，干这行的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哪有不陪客人过夜的呢？”说着他又疯狂地在女孩的脸上亲吻。

女孩照样狠狠地推开他，随即拔腿跑去，男人哪肯放



弃这位令他垂涎三尺的靓妞，他毫不犹豫地追了去。林子里安静得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只听得两人跑动的脚步声。

在桃树林中追逐着，一个东躲西藏，一个紧追不放。这场酷似野狼撵兔子的追逐中，女孩自然不是那疯狂男人的对手，几个来回后，她又重新落入男人的手中。她顿时发出恐惧的哀求声。“放了我吧，钱我也不要了，让你白玩我一天，行了吧？”

男人喘着粗气，板着面孔地威胁说：“这不行，只要你答应和我干一场，就放了你，不然，你的下场很惨。”

听了这句毛骨悚然的话，女孩脸色已变得铁青，她似乎觉得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，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哀求着：“不，这不行，我……我还从没与男人做过这种事，要不是我妈下岗没收入，而且又生病在家，我还不会干陪客人玩儿这一行呢。”

女孩可怜巴巴的哀求并没引起男人的同情，倒是无意中透露出自己仍是女儿之身的隐秘，这就更激发了对方的占有欲，男人哪肯放她离去。“好啊，没想到，我今天慧眼识宝，选中了一位还没开过晕的女人，算我真有艳福啊。”

“大哥，求你别伤害我，让我妈知道，她会伤心死的，我今后又怎么做人呢？”

“我才不管这些呢，宝贝儿，来呀，我会给你很多钱。”男人一边说，一边去扯女孩的衣服，一只手已经伸进她的衣衫里。

女孩奋力挣扎着，痛苦与绝望的泪水，已顺着秀美的

脸颊不停地流淌下来。突然，她抓住男人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男人“哇”的一声惊叫松开双臂，女孩又乘机逃走。男人被她这一咬更是恼羞成怒，发誓要把这个女孩搞到手，否则，绝不善罢甘休。

“你这婊子养的，老人今天非干了你不可。”男人骂骂咧咧地又向她追去，被他碰落的桃花洒满遍地。

“来人啦，快救救我……。”女孩拼命地奔跑，还大声地呼叫着，由于过分恐惧焦急，她的声音似乎被归巢群鸟的叫声所淹没。“哎哟”女孩忽然被一块石头绊倒，随即扑在地上，当她试图重新爬起身来时，男人已追到了她的身旁。

男人像饿狼扑食一样地扑向女孩，并将她从地上拉起来，一只手卡住她的脖子。“想跑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”他一边骂着，一边把女孩拉回僻静的桃树林，还将她按倒在原先呆过的草地上。女孩不停地挣扎着，此时她的力气渐渐消退，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，她开始绝望了。

“别伤害我，求求你嘛。”女孩伤心地哭着，乞求着，她竭尽全力扼守着自己那片神圣的领地不让人侵犯。

然而，男人却置之不理，他倏地拔出一把寒光闪亮的匕首，不停地在女孩面前晃动。他叫道：“老实地顺从我，不然，我对你就不客气了，到时，你这漂亮的脸蛋，立刻会变成烂肉一块。”

眼下摆在女孩面前的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了：一是老实就范，让这禽兽般的男人任意蹂躏；二是以死相拼，就



是死也要力保自己的清白之身。她陷入悲愤和痛苦的深思中。说实在的，女孩哪肯在花季一般的时节而戛然凋零，即使为了活命，也不希望自己被狂魔恣意摧残呀。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被人白白地给断送了吗？她真是不甘心啊。

男人用匕首挑去女孩的衣衫，又剥去她的胸罩。显然，他是不会放过这位已没有抵抗能力的少女。被人凌辱的时刻已迫在眉睫。

女孩不堪就此受辱，她乘男人得意忘形之际，咬牙夺过匕首，并狠狠地向对方的胸口扎去。男人反应极快，身子一偏，匕首扎在了他的手臂上。“哎哟”，只听一声惨叫，男人倒在她的身旁。可是没等女孩撑起身来，男人拔出手臂上的匕首反过来刺在了女孩的胸脯上。“你这婊子，想要我死，哼，我绝不能让你活。”

被匕首刺中胸膛后鲜血直涌，女孩的脸上露出了最后一丝凄楚和愤怒。“你这魔鬼，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饶过你。”鲜血不停地流淌，女孩的脸已渐渐变得苍白，她慢慢地合上双眸。

男人见女孩已气绝身亡，他却显得一丝恐惧也没有，轻蔑地瞥她一眼，狠狠地诅咒一番后，他从女孩的衣衫上撕下一条布来紧紧地勒住自己剧痛的伤口。可他满身的欲火，却丝毫没被伤痛所淹没，一双贪婪血红的眼睛，仍紧紧地停留在女孩那余温犹存的酥胸上。

残霞已完全消失在天际里，夜幕开始降临，林中的鸟儿也渐渐地安宁下来，静静地蜷缩在自己的巢窠中。春日

的夜晚仍有少许寒意，阵风在林子里吹拂，不觉让人感到有些冷瑟。

男人沉着地将断气的女孩平放在草地上。强烈的占有欲使他变得没有一点怜悯心，淫邪已让他失去了人的本性。他迅速扒光女孩的衣物，趁她的身子尚存一些余温，还没来得及僵硬，便如饿狼一般扑在女孩的身上，像一头几天没进食的雄狮，舔吮着女孩的胸脯、雪肤，哪管她胸脯上已淌满了鲜血。

“我才不管你死或活，该享受的，我得尽情地享受。哼，看你还敢不敢拒绝我。”

玩够过后，他整理好自己的衣着，然后将已快僵硬的女尸拖至一片草丛中，随即弄来一些树枝残叶掩盖起来，又特别细心地收拾完四周留下的痕迹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背着自己的行包匆匆地离开了植物生态园。

## ·2·

夜幕下，金水河畔一幢由绿荫树丛簇拥的楼房显得是那么的幽谧宁静。尽管金水河沿岸有无数绚丽的灯海流光，也难以将它辉映其中，那浓密的树丛，已将这幢楼房掩蔽得严严实实，很难显现出它的华丽身影。

这是一幢典型的中式建筑，也是当今这个时代难得一

见的公馆式样的豪宅。在众人追求洋楼别墅的今天，能有人建造中式公馆，可见楼房主人对中国民居艺术的偏好，其建筑也是独树一帜的。

午夜时分，一辆崭新的“宝马”车缓缓驶进了公馆，车刚停稳，从车上走下一位身材魁伟，模样英俊但神情冷峻的男人来。

一名侍从立刻迎上去，毕恭毕敬地朝那男人称呼道：“康总，你回来啦，我已为你沏好了茶。”

康总冷冷地点了头，大步流星地跨进了厅房。他满脸通红，醉意十足，那样子显然是在什么地方豪饮了一番回来的。不过，他没有一点醉态，精神仍是那么的充沛。看来，他是属于那种喝酒上脸而不醉的汉子。

他一头仰在沙发上，双目很快闭上，一副闭目养神的样子。他周围的人都知道，晚上的应酬活动，使这位风度翩翩的老总平日里是很少在家里厮守着的。

一名年轻女仆为他送来沏好的茶，这位长得清秀端庄的女仆看去很有素质，并非是那种笨脚笨手的粗俗女人。这是因为康健聘人用人干事是非常讲究的，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全都得有素质和水平，这在金江市里是出了名的。

“康总，丁书记要你回来后给她去个电话。”女仆细语柔声地说，看去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。

“嗯，知道了，你去休息吧。”康总说完又朝自己身后的几名贴身护卫挥了挥手，“你们也去休息吧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呆会儿。”他一挥手，站在他身边的人全都自觉离

去，偌大的厅房里只剩下他一人了。康健有个养成多年的习惯，凡是在外忙碌回来，总是一人呆上一会儿，也许这是恢复精神的最好办法吧。

人都离去了，厅房里的他慢悠悠呷了几口茶，他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一天的工作后，他只感到有些疲惫，一双略带血丝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合上了，人虽然在闲目养神，可他脑子里仍在想着工作上的事情，习惯于思考问题的他，脑子总像一盘永不停息的机器一样，随时都在转动着。

年过不惑之年的康健，二十年前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系，毕业后被金江机床厂相中做了名助理工程师，一干就是十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厂里派他去深圳学经营管理，回来就当了金江一家投资公司经理，掌管着机械行业的经营大权，从那以后，他一跃成为一方呼风唤雨的人物，连市里的头面人物也成了他的朋友。要说是谁提供他下海经商的机会，当然就不必说了，要不是国家赐给他的大好良机，否则，他怎么成了眼下这位名扬金江，蜚声全省的企业家。

自从有了自己的实业公司后，康健毅然辞去了原单位的一切大小职务和头衔，专心致志地经营属于他的房地产集团，短短的几年中，竟挣得上亿的资产，成为金江市的首富款爷。他的成功，他一夜暴富最后被金江人视为传奇人物，曾经一时，城里的大街小巷人们谈论的话题总是少不了有关他的内容。至于褒贬，也就在人们的话题中了。不过，康健对别的议论和指点并不在乎，他将自己的精力



全部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，渐渐地，他的分支机构和分公司遍及全市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想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外省，以及更远的地方。

突然，手机的铃声打断他的思考，他从衣兜里掏出手机来接听，显然这是丁书记打来的电话。“喂，是丁书记吗？”康总和颜悦色地问。

对方很快有了回应，手机里传来女人的声音：“你终于回家啦，等着我马上就过来。”

没等康健再问，丁书记已经挂了机，她的不请自来看样子这一夜又不会清静了。康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随手又开启电视，夜里的晚间新闻，他总是必看不可，这已成了他保持已久的习惯了。

所说的丁书记乃是金江市掌管政法大权的显赫人物。别看她是一位四十好几的中年女人，如没有点儿本事，是不会在市政法委书记的宝座上一呆就是几年的。在金江市生活的人，谁都知道这位铁腕人物，就是市委书记和市长见了她都会各自敬畏几分。显然，康总巴结上这样一位在市里撑得住旗杆的人，干什么事都可迎刃而解毫不费神了。

新闻还没看完丁书记的车就已经驶进了康公馆。康健听到汽车的停车声，立刻起身走出厅房亲自去迎接这位看去和善，却心计多端的女书记。

“康健，今晚你又去喝酒啦？怎么就学不会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以后可不行啦。”一见面，她摆出一副官架子来，说话的口气一半像是领导训下级，一半也像是老婆责怪自己



的男人。

“生意上的朋友，不去应酬咋行呢，请你原谅。”康健脸上刻意地堆着笑意，俯首贴耳地接受着对方的责备。

他俩一起进了厅房，女仆很自觉地为丁书记送来香气四溢的碧潭飘雪香茶，这种在市面上很盛行的高级茶，是她最爱喝的。从她在这儿那随便的样子可以看出，这位极不寻常的女书记早已是康氏别墅的常客了。

“好你个康健，今晚关了手机去玩，连我的电话都不想接啦，准是又泡女人去了吧？”她还是用那种责备的口气对康健说道，话语里透出不依不饶的意思来。

“大姐！”丁书记长康健几岁，他总是这样尊称她。“小弟怎敢呢，在你管教下，本人一向老老实实，奉公守法，决不干那些不道德的事情，请你相信我。”

“真的吗，这么说来，你在外面就没碰过别的女人？”丁书记还是用置疑的眼神看着他，在政界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，眼睛里总是射出令人畏惧的光芒来。

丁书记虽然已是四十开外的人，由于她非常善于保养自己，隔三差五地还去美容院拉皮护肤、美容美颜，整容美发，所以，她看去一点不显憔悴，三十来岁的相貌倒是与她极相称。再加上她天生一副好身段，不发胖也不偏瘦，一对如同刚出笼鲜活大包似的乳房挺立在胸前，看去极富有青春活力，难怪有人在背后称她为“金江市中第一花”。这话一点不假，只要亲眼见过她的人，总会不相信的实际年龄，也难怪有人说她是“永不凋谢的花朵”。对这些传言